

上市公司竞相植入“互联网基因” 员工内部创业渐成风尚

■ 庞瑞 报道

活跃而又富有创业激情的企业文化并非互联网公司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效仿互联网创业模式。据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已有华平股份、爱尔眼科和恒生电子等上市公司公布鼓励员工内部创业的相关办法。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旨在激活内部员工的创造力,使核心员工与公司的利益更趋一致,亦可视为一种激励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该模式的核心架构,有限合伙制起到了关键作用,既是维系持股员工和母公司的桥梁,也是创新业务和传统业务之间的一道防火墙。

激活内部创业者

恒生电子近日出炉的《核心员工入股“创新业务子公司”投资与管理办法》,直言是为“迎合互联网经济和金融创新的潮流”,“引进互联网人才与创新人才提供理想的创业平台”。根据公司设定的“创新业务子公司”架构,允许公司划定的“骨干”、“核心”员工与公司分享子公司股权。

在资金方面,公司也会给予支持。《办法》明确,对于一线核心骨干员工入股的创新业务子公司,恒生电子可提供担保或融资支持。

稍早前,华平股份发布了《有关精英人才参股新公司创业的计划》。此外,主业属于传统业务的爱尔眼科亦公布《合伙人计划》,其中均有对员工参与持股的相关规定。

“对技术驱动型企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艾瑞研究院院长曹军波对此评论道。纵观三份名称各异的方案,无论是爱尔眼科公告中提到的“从根本上激发核心骨干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华平股份所称

的“激励潜在的核心经营人才及技术人才承担重担参与创业”,还是恒生电子表述的“激发一线核心骨干员工的创业精神和战斗力”,一个共同的企业目标呼之欲出,就是将内部员工的主动创造力与公司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因为这类公司不是靠土地,也不是靠资源,”曹军波说,“是靠产品,而好的产品背后是有创造力的人。”

另类的激励模式

什么样的员工有机会分享股权?三家公司的表述有所不同:华平股份指向“精英人才”,爱尔眼科称为“核心人才”,恒生电子则表述为“核心员工”。但归根结底,不外乎“核心管理人才”与“骨干技术力量”两类。

“这两类是企业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名业内人士说,“但也是比较容易流失的人才,需要最有诚意的制度加以激励。”

根据曹军波的经验,在如何才能充分激励人才的问题上,互联网企业的感触比较深。“与初期可以授予创始团队大量期权不同,”曹军波谈到,“随着企业不断发展,鼓励内部创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留住人才的方式。”

对于运作流程,华平股份在计划中写得十分清晰:“管理层提出具体领域,激励潜在的核心经营人才及技术人才承担重担参与创业,从而解决新成立子公司的激励问题,吸引大量专业人才加入本公司。”

不难看出,公司对创业项目的可控性,是几家公司采用相应政策的重要原因。“与骨干员工流失到竞争对手,或是自主创业与母公司竞争相比,将他们留在公司内部总是比较好的选择,”一名企业高管对记者谈到。

另一方面,由于与公司业务具有关联性、公司对创业团队又比较了解,经过内部立项的创业项目还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的竞争优势。“可以观察到,这些内部创业均和公司主营业务有一定的联系而又不冲突,”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对记者分析道,“这样公司现有的渠道、资源和技术都可以和新创业项目产生协同的效应。”

有限合伙制的奥妙

“内部创业的一大难题,是资源如何分配、业绩如何考核的问题,”从事创业投资多年的“创业魔法学院”联合创始人邓永强对记者说,“投资本来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现在放到企业内部,那么资源分配是以权力大小、还是以关系远近、抑或以领导喜好来定?”

上述3家公司的共同运作模式是:有限合伙制架构。

例如,恒生电子拟与关联法人云宋投资、云银投资、云明投资共同投资成立“恒生云融”一家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云平台”IT创新服务的新设企业,注册资本3100万元,其中恒生电子占股58.06%。

细看可知,云宋投资、云银投资、云明投资均是恒生电子的全资子公司云晖投资与恒生电子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员工共同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

“这种有限合伙企业,充当着公司与其核心员工之间的合作平台,”一名熟悉公司情况的人士对记者谈到,“就是为了投资新项目的。”

华平股份和爱尔眼科也采用了类似的“有限合伙企业”模式。“公司支持精英人才成立有限合伙企业,并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持有相关子

公司的股权,”华平股份在公告中表示,“不同项目子公司的精英人才与持股企业分别签订合伙协议。”

爱尔眼科公布的《合伙人计划》规定:“公司下属子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投资运作和日常管理。核心人才作为有限合伙合伙人出资到合伙企业,享有合伙协议及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

既是桥梁又是防火墙

为何选择合伙制设计?“对钱负责的一定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的人。”邓永强说。在有限合伙制模式下,创业公司独立运作,母公司扮演出资人角色,有利于进行客观评估。

一名分析师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其中奥妙:“在持股员工和母公司中间,有限合伙企业是一个桥梁;在创新业务和传统业务之间,有限合伙企业也是一个防火墙。”

以恒生电子为例,此种架构的意义在于:恒生电子的主业是为金融机构提供IT产品和服务,而新成立的“恒生云融”则主攻“云平台”服务,可以说两者有关联,更是创新。“云端的概念近年很热,已被看成未来趋势,但要让公司把宝全部押上,风险很大,用这种有限合伙企业来做则进退自如。”

在关键的持股比例上,几家公司的规定有所不同。华平股份规定“本公司在项目子公司中持有80%股权”;恒生电子则“至少要保持51%的股份”,即要保持控股地位;爱尔眼科仅是原则性要求“股权比例由公司根据各家新医院的实际情况决定。”

“不一定是母公司占股比例越高越好,”高旭东说,“占比太多可能会影响创始团队的积极性,最终项目如果做不好,蛋糕谁也切不到。”

本月78家公司 因并购重组停牌

■ 邓飞 报道

7月11日,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以上办法被视为是推进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标志着并购重组政策向市场化迈出重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7月份之后,因筹划重大事项而停牌的上市公司多达78家,并购重组浪潮已然提速。加上新一轮国资改革大幕拉开,并购重组股东会愈发受到市场青睐。

并购重组提速 停牌公司大增

据统计,截至24日收盘,A股目前共有222家公司处于停牌状态,停牌类型主要涉及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筹划非公开发行停牌、并购重组审核停牌等情况。今年内停牌的共有218家上市公司,其中,前6个月合计停牌公司数量为137家;而7月至今,已有81家公司停牌,占比达37.16%。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7月停牌的81家公司中,除华电国际因公司有重要事项未公告24日停牌一天、远东电缆因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进行核查停牌、宜华地产鉴于网络媒体出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绍喜先生的有关传闻申请停牌外,其余78家公司都是因为筹划重大资产收购、拟披露重大事项等原因停牌。

中信建投分析师安蔚认为,制度红利将助推并购浪潮。他表示,证监会对《重组办法》、《收购办法》进行了修订,对于国务院文件要求的落实,强调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体现了“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市场化监管理念,在强化信息披露、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等方面做出配套安排的同时,实现“简政放权”。

国资改革成焦点 机构期望较高

从本月停牌的81家公司停牌前一个月的股价表现来看,有62家公司实现正收益,占比76.54%。而如果说复牌后,这些公司爆发力如何,在没有明确重大事项前投资者无从分辨,但诸如中纺投资、金山股份、福建南纸等涉及国资改革的公司,因为有中成股份这些开路先锋,或许将更受资金青睐。

上周初,国资委确定6家央企作为“四项改革”的试点企业,不但标志着国企改革提速,也成为今年下半年改革将加力的体现。7月14日至7月15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旗下的中成股份、中纺投资、国投电力等股集体停牌。中成股份在7月16日复牌后,短短6个交易日股价暴涨超6成,率领一众国资改革股刮起改革旋风。目前,同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旗下的中纺投资仍未复牌,其复牌后走势无疑备受瞩目。7月21日,金山股份也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而停牌,这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各方对于国资改革推进的关注度。

银河证券表示,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大幕,制度红利也有望释放,看好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投资或投机机会。建议投资者关注四条投资主线:一是作为集团上市平台的公司,能够获得大量优质资产的注入,迅速做大做强,从而使公司获得爆发式外延式增长的机会;二是隐蔽资产多、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创新国有资本管理机制,强化市值考核,大幅提升市场价值;三是国有控股比较高、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的公司,在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实施股权激励、市场化管理等手段后,公司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大幅改善,市场价值大幅提升;四是集团上市公司较多,在资产整合过程中被作为“壳资源”卖出的公司,具有市场化的投机价值。



680家企业进入辅导期 IPO 后备军团浮现

■ 韩迅 报道

7月23日,本轮IPO重启后的第二批5只新股进入申购阶段。尽管此前第一批新股的中签率普遍较低,但这并未浇灭各路资金的“打新”热情。有机构就分析,这批新股或将冻结资金超40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疯狂的投资者,二级市场的旺盛需求,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股原科供应商”们,纷纷加入IPO排队的后备军。

7月17日,东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莞雄林新材料)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辅导机构为瑞信方正证券。

这已是广东证监局7月以来进入辅导期的第三家企业,此前的两家分别是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事实上,除去已在证监会排队的600余家企业之外,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2日,全国36家地方证监局目前已进入辅导期的企业达到680家左右,这也被外界视为隐藏在IPO水面下的“堰塞湖”。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不是“堰塞湖”的全部,山西、海南、云南和青海等四地证监局均没有披露辅导企业数据和情况。

此外,进入辅导期的拟上市公司分布依旧呈现两极分化,浙江地区以106家辅导企业高居第一,紧跟其后的是广东和深圳两地。

长三角“库存”225家

浙江证监局披露的信息显示,2014年6月,浙江辖区新增辅导备案的拟上市公司达到3家,终止辅导备案的公司1家。

截至2014年6月30日,浙江辖区处于辅导期内的拟上市公司累计已有86家,其中拟申报主板19家,拟申报中小板36家,拟申报创业板31家。

进入今年7月以来,浙江又有两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分别是浙江诺特健康科技和浙江科维节能技术,辅导机构分别是华福证券和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截至目前,浙江证监局辖区的接受IPO辅导企业已经达到88家。

上述88家企业包括南华期货、永安期货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

其中,永安期货一度被认为将成为期货公司IPO第一股。2012年10月26日,永安期货对外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于2012

年10月23日完成一系列法律程序和行政审批工作,取得“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期货经营许可证。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在今年4月中国期货业协会举办的论坛上也曾表示,“中国期货公司要靠资本、要成为上市公司才能打造国际化”。但是,时至今日,永安期货与南华期货仍在苦苦等待。

究其原因,上海一位券商保荐人告诉记者,期货公司属于会管企业,“需要其主管部门给发行部一个是否上市的意见。但是,监管层内部机构今年出现较大调整,新的主管部门挂牌时间不长,何时能给期货公司上市的路牌尚不清楚”。

至于稠州银行,上述保荐人表示主要是稠州银行的股权较为混乱,“四年前进行股权清理的时候不规范,导致当时就有媒体质疑,再加上现在对于城商行上市的态度还不够明确,所以一直耽搁着”。

浙江地区另一个监管局——宁波证监局截至目前也有18家企业进入辅导期,其中名气最大的拟上市企业是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其辅导机构为海通证券。

浙江局和宁波局累计的辅导期企业已达106家,占去了目前全国进入辅导期企业的15%左右。

作为浙江省邻居省份的江苏证监局,如今已进入辅导期企业为58家。

7月14日,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上市辅导期,辅导机构分别为国泰君安证券和华泰联合证券。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审查中止”的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7月1日又再次进入上市辅导期,只是保荐机构已由华林证券换成国信证券。

加上上海证监局目前有61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苏沪浙所在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上市辅导企业合计达到225家,占据全国进入上市辅导期企业的三分之一。

“各地方监管局披露的仅仅是登陆沪深交易所的企业,还有很多拟进入新三板的企业并没有披露。”江苏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记者,长三角地区历来是IPO“产粮大区”,“几乎所有的券商都在这里抢项目,毕竟这里的民营经济最为发达”。

四省份无企业辅导公布

相比长三角,珠三角同样也是IPO资源的盛产之地。

按照广东证监局7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广东辖区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达到77家。随着东莞雄林新材料、广东华隧建设和广东拓斯达科技进入辅导期之后,广东证监局新增辅导企业达到80家。

其中,备受市场关注的广发银行也已进入IPO辅导期,其今年3月12日已经“报送第7期辅导中期报告”,目前处于“持续辅导”状态之中。

作为全国少数尚未登陆资本市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广发银行的IPO事宜,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广发银行的IPO之路也颇为曲折,自2006年引入花旗完成重组后,上市便成为其重要发展战略。2011年广发银行正式启动了IPO事宜,但时至今日仍在辅导期徘徊。

一位负责广东地区项目的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记者,广东证监局披露的信息包括了终止辅导的企业,“如果剔除这些企业,广东辖区可能只有60家左右的企业”。

据了解,在上述披露的数据中,广东大众农业、湛江港等12家企业目前的辅导状态就已是“暂时中止”状态,广东惠云铝业、广东塑料交易所等6家企业目前的辅导状态为“辅导终止”,实际处于正常辅导期企业为62家。

广东地区另一家监管机构——深圳证监局披露的辅导期数据仅截止到今年1月31日,进入辅导期企业为75家。如果没有中止或终止的企业,深圳局与广东局的合计进入辅导期企业为137家。

华南地区的福建省近年来在IPO领域同样频频发力。

7月10日,福建证监局披露的最新章节显示,截至6月30日,进入上市辅导期企业为38家,包括备受市场关注的乔丹体育和沃特体育。

7月21日,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辅导期,至此,厦门证监局的辅导企业达到14家。

除此之外,北京证监局也是传统的“IPO大省”,但是从其监管局网站上仅能看到今年以来三家进入辅导期企业的情况,分别为北京天融信科技、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和北京完美影视,辅导机构分别为瑞信方正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

在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中,北京监管局披露了48家企业的辅导情况,至此该地

区合计约有51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

临近北京的天津证监局在7月1日披露了最新的辅导企业情况,仅有6家企业,分别是建科机械、科迈化工、天津应大、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银行和新经典文化公司。

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目前有9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分别是天域园林、金点园林、华宇园林、天圣制药、海扶医疗、神驰机电、云河水电、超力高科、长江造型等9家企业。

记者注意到,湖北证监局披露数据仅截止到今年4月末,辅导企业为33家,其中包括汉口银行。7月14日,山东惠发食品进入上市辅导期,辅导机构为民生证券,这使得山东证监局进入上市辅导企业达到26家。青岛证监局目前有9家企业在进行上市辅导,使得整个山东地区的上市辅导企业达到35家。

“别看新疆地处西北,其拟上市公司标的是很多的。”上述江苏投行人士说,在华东地区IPO资源争夺战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都开始往西北多找项目了,尤其是新疆”。

来自新疆证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除去已经在会审理的西部黄金、克拉玛依新科澳石油天然气技术等6家企业之外,新疆辖区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达到19家,包括新疆宝地矿业、新疆和合玉器等。

相比上述IPO资源大省,安徽、河北和辽宁均有11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陕西是15家、河南是12家、吉林省目前则只有8家公司进入辅导期。

记者注意到,山西、海南、云南和青海等四地证监局并没有披露辅导企业情况,“这四个地方原本上市标的就不多”。上述券商保荐人坦言,有些地方局的信披工作并不如发达省份做得那么好,“或许有一些企业,但是这些地方局并没有披露出来”。

尽管IPO排队遥遥无期,但是新加入辅导期以等待排队资格的拟上市企业仍然前赴后继。

在前述机构人士看来,相比看似拥挤的证监会IPO在审企业的排队大军,IPO辅导期企业的队伍的规模或许更加惊人,而外界对此还并不知情。

“很难想象,一旦实施了注册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上海一家券商的投行部门负责人不无担忧地表示。